

上奏折前，他曾为该不该生子犹豫

冒死为汉人说话的清朝“海瑞”李龙袞因何丧命？

□张漱耳

上疏与罢官 酷似海大人

李袞(1597~1656)字龙袞，号澹园，山东高密(今安丘市景芝镇)人。《谏逃东疏》总共有1300字左右，简单地说，是一封解救汉人于水火、揭露满清贵族罪行的檄书。

话说满清贵族入关后，圈占了汉人田地不说，还威逼失地的他们充当杂役。汉人不堪过奴隶不如的生活，出现大量逃亡。统治者立即紧跟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汉人深陷长期的水深火热之中。因客观上朝廷王公大臣多为满人组成，汉族官吏为数寥寥，都知这个制度是老虎屁股，哪敢有摸的？

李龙袞这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当时刚由礼科给事中转为兵科右给事中。清朝时六部给事中不过从七品，成色还不如芝麻官县令，可所在单位厉害啊，礼科相当于今天外交部和文化部，兵科相当于国防部。58岁的他就在兵科岗位上上了这封奏折。这与八九十年前的明朝官员海瑞的举动非常相似。

今人了解海瑞主要通过两出戏，即《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这是海大人最起眼的两件事儿，否则不会改编为戏。上疏与罢官，惊人相似地发生在李龙袞身上。

海瑞的奏疏，名曰《治安疏》，矛头直指嘉靖皇帝本人；李龙袞的奏疏，名曰《谏逃东疏》，矛头针对了皇帝及其制度。表象上看，俩人好像胆都不小，都敢“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但实际上，李龙袞的奏疏风险更大，他得罪的不是皇帝一个人，还有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满清贵族阶级。

当年，海瑞把妻儿老小托付朋友，然后抬着给自己预备好的棺材板上疏；那么，更有风险的李龙袞上疏前经历了什么？

同僚与妻子 谁也没拦住

首先，李龙袞写奏疏的目的和政治氛围没法跟海大人比。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写奏疏，是响应首辅徐阶开放言论自由的号召而写，嘉靖皇帝当时收到了很多，有喊冤的，有互相攻击的，也有拍马屁的，只不过海瑞涉及了一个冷门：批评嘉靖修道。海瑞知道自己的奏疏对皇帝没用，仅是为骂而骂，目的无非就是作为明朝第一清官过一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了好跟人吹吹牛。因为有徐阶保着，最后皇帝没杀他，也没流放；转年一月就大赦出狱，官复原职。

李龙袞可不是这样，他是要揭露满清贵族，为汉人说话。所以从初写到递交，无一丝嬉笑之态，贯穿其中只有四个字：严肃、虔诚。

首先，他通过斋戒沐浴后，焚香拜上，祷告祈求后开的笔。

奏疏写成，先示同僚老乡，时任吏部代理尚书的刘正宗，听他怎么说。刘正宗当日刚看了个头，就说了一句：“你不要命了？”全看完，更是凉气直冒。原来，奏疏太露骨了，不仅顺治帝受到严辞指责，《逃人法》更被他连用七个“痛心”批了个体无完肤。刘正宗一再劝他慎重，以免招不测之祸。龙袞不听，说道：“身为言官，眼看汉人受苦，我不说话，谁还当说！”

龙袞夫人知悉后更是忧心忡忡。但丈夫为官尽职，她一妇道人家，不能阻拦。无奈，只得以自己无生育能力，老爷无子断嗣为由，苦劝李袞纳妾生子后再上书。李龙袞起初不听，说倘遭抄家灭族，子女众多，岂不多死几人；就少死几人，这个账还不好算。但是奏折写起正临近春节，他以过年为由请假回了趟老家，族人一致同意他妻子的意见，逼迫李龙袞有后再上书。

一年后果真得子，李家族人又作了最坏打算。如将金银财宝进行埋藏。据说分别

说起中国古代的清官，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海瑞。其实，论起刚直不阿的骨气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一位清朝初年的安丘老乡比起海瑞来不遑多让。近来连续的严寒天气更让我想起他，因为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贤曾被流放到东北一个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地方，最终熬过来了，却又莫名死在了回归紫禁城的路。这位清朝官员姓李名袞，号龙袞(特喜这个号，本文即以号相称)。说他的事，须翻出其古籍《奏疏》中的《谏逃东疏》。就是它，让李龙袞丢了官职丢了命。



《景芝李氏家记》里的李龙袞像



古籍《奏疏·谏逃东疏》

埋了50多处。为何？李龙袞留下这样的话：一旦被冤，日后李家只要还剩一个人，也要以此作盘缠，进京上告昭雪。

埋宝确有其事，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挖出李家所埋宝物。

李龙袞家道富有，祖上留下的土地有千顷以上。景芝镇上最大最气派的明楼，就是他家的，匾额上写着“李氏之楼”。院内平房与明楼配衬。景芝镇最大的庙宇(因在旧猪市，一般称“猪市庙”)也为李龙袞祖上所建。究竟多大无从描述，但拆除后的场地，日伪时期曾容纳过整营整团的练兵活动。

龙袞妻妾看到丈夫“文死谏”决心不可动摇，忧惧其家早晚会与夫俱焚，遂视钱财如浮云，广行善事，积德修福。原镇内有广场叫大湾崖，也为李家所有，从那时起，所有在此摆摊做买卖的，均不收“地铺钱”；并在镇外周围设义田(即舍墓田。民国时期，办理土地陈报清查时，尚有160多市亩)，毫无代价地任人埋葬或随意耕种。

更意味深长的是，李家居然出钱将从景芝到北京的路和桥，加以整修完善，维护畅通。并在沿途路边，每隔三十里设一砖井，百里设一饭店，进店者不管有钱与否，随意食宿，从不计较。沿途修路、打井、设店，非常明显，是考虑将来自己家里人去京告状便利而为。

皇帝与满臣 处置有不同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五日，李龙袞安排停当，把《谏逃东疏》上呈顺治帝。

顺治看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太监把刘正宗叫来。他问：“李袞是你老乡？”

“是。”

顺治大喝一声：“他也忒胆大了！马上派人看住他，可别让他跑了！”

刘正宗说：“不用看。过年时他特地回了一趟老家，说把自己的后事处理明白了。他没打算跑，好像是打算死。”

李龙袞确实没打算跑，如果要跑，就不是李龙袞了。

也多亏了刘正宗这番话，让顺治帝的头脑一下冷静了下来。他毕竟不想做昏君。于是又把奏疏看了一遍，渐渐地，奏折上似乎冒出了忠诚、尽责、正直几个字眼。

圣主自辟门，吾道愧明哲。
天空日影寒，吞声已成咽。

发配不到一年，顺治帝看戏，看到了《椒山写本》，心有所悟，联想到了李龙袞。因为该剧表现的是明朝的杨椒山因弹劾严嵩被害的故事。顺治看得很投入，越看越觉得与杨椒山有相似之处，应该和剧中说的，不应以罪人立论，当予任用。也有史料说是在阅《杨忠愍传》(忠愍即杨椒山谥号)而心有感触，下旨要把李龙袞召回，并“命督捕司永著为例”(即让朝廷的督捕司书记写明白，治李龙袞罪是失策之例，今后当以此为戒)。

不管看的是戏剧还是史书，反正是一个人的事迹，反正皇帝的惻隐之心是引起来了，从而让很多官员感到有些突然性地下达了复命诏书。

光明与黑暗 就在一夜间

不知道李龙袞在万物肃杀的流放地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接到诏书时还活着。当即，李龙袞收拾起行囊，朝着紫禁城进发。不料，在快要进关前途一片光明时，当天夜里突然莫名死在一家酒店里。

顺治接到的报告是病故。感伤之余，又下诏令：准将其灵柩运回山东老家安葬。

皇帝好糊弄，老人家不好骗。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二十七日，景芝李家接到报丧后，前去运灵柩，其中特别挑选了一个懂医的跟着。经察验尸首，果然发现李龙袞系非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毒死的。

原来，李龙袞因在朝为官时，政敌遍布。他作为言官，死都不怕，还怕其他事儿吗？所以从不搞选择性执法，啥事儿敢管，啥人物敢碰，苍蝇老虎一起打。以致朝廷公卿都以他为惧。他们私下交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勿令山东二李知”。“二李”一是他，二是掖县的李森先，时为朝廷监察御史。别看他俩官品不高，可管的事让腐败分子紧张。只要有尾巴被他俩揪住，不是吹，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可以要他们的命。《谏逃东疏》是李袞写的最后一个奏疏。在此之前，他先后给皇帝上过十四个奏章，其中十个是揭发贪污(也旁涉选贤任能)的；三个是为民请命、清查屯田和安置流民的；一个是劝皇帝缓于谒陵的。清初，百废待兴，官员腐败，收钱办事就算好的了。所以朝廷很重视腐败的治理。吏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时，干下龌龊事，闹出了嫖妓“性丑闻”。李龙袞据实弹劾，皇上立马撸了他的官。当他被流徙时，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吏自是庆幸。今得知皇上要让他回朝，这些人害怕了，他们勾结早就对他恨之入骨的满族亲王，合伙买通使者，在饭店饭菜里下毒，将他杀害。

为了给李龙袞申冤，景芝李氏后人多方奔走，先于当年七月十三日向刑部递交诉状，但刑部批了个“无所凭”；八月十四日，又找户部。户部则批曰：“流徙人犯原系刑部执掌，当咨刑部”。刑部相当于公安部、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两部互相推诿，致使其冤终未得申。

别看李龙袞已死，但他的《谏逃东疏》活着。不久，顺治帝完全接受了李龙袞的观点，承认《逃人法》法过苛重，已经不合时宜。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他专门下谕曰：惩罚捕捉逃人的事情，我多次开会强调(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要量情申法。可几年来逃人不止，牵连多人。我听说有的居然假冒逃人，把人家多少有点家底的指为逃法中的窝主，来挟诈人家，祸害人家。(闻有奸徒假冒逃人，挟诈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这么干，我就不客气了！顺治帝括号里这些话基本属李龙袞奏折的盗版，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逃人祸终于在顺治的三令五申下渐熄。

李龙袞为民请命的奏折有了效果。至此，龙袞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十天后，即二月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召开御前会议，将李龙袞的奏折交满清王公大臣传阅。

那些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组成的文武大臣看后一片哗然，个个群情激昂。说胡说八道，不杀人怎么平乱？这还弄出“七个痛心”，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那架势，当场把李龙袞宰了都不解恨。

没想到，议论声息，众人眼光聚焦顺治帝时，学了点中国历史的他说了句：“李袞算是比干吧，但我能是纣王吗？杀他，是绝不可行的。退朝！”

满族大臣只好另外想辙。再议，拟了这样一个意见：杖徒宁古塔。

杖刑与流放 二者取其一

宁古塔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东岸，长白山北部，纬度高，八月就下雪，温度零下40几摄氏度，是全国最冷的地方之一。

宁古塔没有塔，是满语音译，宁古的意思为“六”，塔的意思是“个”，相传是努尔哈赤和他的五个叔叔生长创业的地方。故为满人龙兴之地。清初时期，宁古塔荒芜一片，人迹罕至。一年四季都不适合生活。整个清朝约有150万人因得罪了皇家和权贵，被流放到此当牛做马，都要经历九死一生，最后99%的人再也无法回到关内。

顺治确实不想治李龙袞的罪，开始并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但最终考虑自己毕竟是少数派，如果不照顾皇室大哥大叔们的面子，有可能真成孤家寡人，最后也就同意流放，但他把杖刑免了。这个结果，李龙袞也有点大喜过望。当时他想的是一旦治罪，那结果可比这严重多了，全是掉脑袋、灭门一类的。现在看到不过是“挨冻”而已，便仪态从容，欣然上路。

不过当时很多官员知道宁古塔的厉害，对李龙袞表示了担心。有个叫毛腾蛟的为此写了五言诗：

朔风一朝起，严霜惨以冽。
君为秦庭哭，举国惊欲绝。
当年贾太傅，奏策肠九折。
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
人心本无异，天时有明灭。
出拂冀北云，独对关山雪。